

从集成曲谱《刺虎》出证明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造假主腔的证据

刘有恒

集粹曲谱，2010，台北出版，刘有恒，今译为简体字

—

昆曲格律研究：

从集成曲谱《刺虎》出证明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造假主腔的证据

王守泰在其鼓吹主腔说的《昆曲格律》里，指出【端正好】曲牌有六个主腔，分别是天 623，地 176，元 543 字号主腔各两个，第一句末二字出现 62, 3，第二句末一字出现 176，第三句中间二字出现 54, 3，第三句末第二字上出现 543，第四句末二字出现 6, 23，第五句末一字出现 176，而且他还说到连《刺虎》出都是合乎其举证之例。

但今看，《集成曲谱》的《刺虎》出，第一句『蕴君仇含国恨』末二字『国恨』配 32，176，同于叶堂，请问王守泰及主腔论信奉者，这王守泰所说第一句末二字的 623 主腔在那里，为什么集成曲谱《刺虎》出第一句末二字里没有，是不是王守泰在书里欺骗昆曲界！

第二句『切切的蕴君仇侃侃的含国恨』，王守泰指出的第二句末一字必出现的 176，是出现在《集成曲谱》《刺虎》末一字『恨』上。（集成曲谱同于叶堂配腔）。

第三句中间的『捐躯』二字，集成曲谱刺虎出配的是 3, 3，同于叶堂，请问王守泰及主腔论信奉者，这王守泰所说第三句中间二字的 54, 3 主腔在那里，为什么集成曲谱《刺虎》出第一句末二字里没有，是不是王守泰在书里欺骗昆曲界！

第三句末第二字末的第二字上，王守泰又表示必出现 543，今查集成曲谱刺虎出，这第三句末第二字『手』字配的是 56（叶堂纳书楹曲谱配的是 23），并没有出现他书中指出刺虎出也合其主腔的 543，请问王守泰及主腔论信奉者，这王守泰所说第三句末第二字的 543 主腔在那里，为什么集成曲谱《刺虎》出第三句末第二字『手』里没有，是不是王守泰在书里欺骗昆曲界！

第四句末二字『息存』，集成同于纳书楹，都配 5435, 6，王守泰大言不惭说刺虎出第四句末二字也出现必有的主腔 6, 23，请问王守泰及主腔论信奉者，这王守泰所说第四句末二字的 6, 23 主腔在那里，为什么集成曲谱《刺虎》出第四句末二字里没有，是不是王守泰在书里欺骗昆曲界！

第五句末字『恼』，集成同于纳书楹，都配 56，王守泰大言不惭说刺虎出第五句末字也出现必有的主腔 176，请问王守泰及主腔论信奉者，这王守泰所说第五句末字的 176 主腔在那里，为什么集成曲谱《刺虎》出第四句末二字里没有，是不是王守泰在书里欺骗昆曲界！

故六处王守泰所谓凡【端正好】必会出现的六个主腔，今在其爸爸王季烈的集成曲谱刺虎出，也只有一个符合的，至于真相是【端正好】内六个主腔一个都没有，其论见于拙著《谈北曲格律王季烈王守泰作伪的北曲正宫【端正好】曲牌主腔崩解实录》。

而王季烈当年涂改了刘富梁的集成曲谱原稿，加入了作伪主腔，但并没有像王守泰的《昆曲格律》《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所列的那么多（王季烈加主腔之处，余之集粹曲谱有论述到），而王守泰让那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主腔让它生长茁壮，成树成林的方法，就是不合的视同不见，不予列出，对付他老爸的集成曲谱取范例的就是用此一方法。让不学之士，只靠书本所列的就看那几个孤例（集成曲谱里其他不合的及两本声腔格律谱的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内共计几

十个不合者都不列出来），就轻易相信者，推崇上天，于是举世滔滔，死忠者纷纷出现，正见容易上当受骗者，在知识分子中的例子，实在数量不少。

王守泰在《昆曲格律》里的论主腔，纯粹是用诈欺的手法，精心挑了一个他爸爸塞了些假主腔的谱例，如【端正好】就举《借扇》出里的为例，用笔勾来勾去，说这是什么主腔，那又是什么主腔，把主腔好似变戏法的手法，让它在同套数里的不同精心挑出的曲牌例子里轮流出现，井然有序，凡看此书者，如果不用功，没有去把集成曲谱所有此曲牌的谱例，全部审查一遍，再加上把两本声腔格律谱《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正确范例一并比对（因《集成曲谱》被王季烈涂改后，反而错误不少），必因学术基础薄弱，而让王守泰的学术诈欺得逞，今看集成曲谱里刺虎出的配腔，比对王守泰的欺世伪说，诚尽信书不如无书，为学术界及昆曲界受王守泰欺骗而浑然不觉者不值及默哀！

（集粹曲谱，2010，台北出版，刘有恒，今译为简体字）